

群書治要

第二冊

世界書局

唐 魏徵 褚遂良 虞世南 合編

縮印日本尾張藩刻本五十卷

群書治要

第二冊

後漢書四卷

魏志二卷

蜀志 吳志二卷

晉書二卷

六韜 陰謀 鬻子一卷

管子一卷

晏子 司馬法 孫子一卷

老子 鶡冠子 列子 墨子一卷

文子 曾子一卷

世界書局

群書治要 / (唐) 魏徵, 褚遂良, 虞世南合編

-- 一版 -- 臺北市 :

世界, 2011. 03 印刷

冊 : 公分

ISBN : 978-957-06-0425-2 (第 2 冊 : 精裝)

1. 經書

098.5

99026182

群書治要 第二冊

120-
7502

著者 / (唐) 魏徵 褚遂良 虞世南

發行人 / 閻初

發行者 / 世界書局股份有限公司

登記證 / 行政院新聞局局版臺業字第〇九三一號

地址 / 臺北市重慶南路一段九十九號

電話 / (02) 2311-3834

傳真 / (02) 2331-7963

網址 / www.worldbook.com.tw

劃撥帳號 / 00058437 世界書局

出版日期 / 二〇一一年三月一版一刷

二〇一二年三月一版三刷

定價 / 全套三冊 台幣二四〇〇元

群書治要 第二冊 目錄

卷二十一 後漢書一 二四五

卷二十二 後漢書二 二五九

卷二十三 後漢書三 二七五

卷二十四 後漢書四 二九〇

卷二十五 魏志上 三〇五

卷二十六 魏志下 三二一

卷二十七 蜀志 吳志上 三三八

卷二十八 吳志下 三五〇

卷二十九 晉書上 三六二

卷三十 晉書下 三七七

卷三十一 六韜 陰謀 鬻子 三九二

卷三十二 管子 四〇五

卷三十三 晏子 司馬法 孫子 四一九

卷三十四 老子 鶡冠子 列子 墨子 四三三

卷三十五 文子 曾子 四四九

羣書治要卷第二十一

秘書監鉅鹿男臣魏徵等奉 勅撰

後漢書一

本紀

世祖光武皇帝諱秀字文叔南陽人高祖九世孫也更始元年遣世祖行大司馬事北渡河鎮慰州郡進至邯鄲故趙穆王子林以卜者王郎爲天子都邯鄲二年進圍邯鄲拔其城誅王郎收文書得吏民與郎交關謗毀者數千章世祖爲不省會諸將燒之曰令反側子自安更始立世祖爲蕭王世祖擊銅馬高湖重連悉破降之封其渠帥爲列侯降者猶不自安世祖勅令各歸營勒兵乃自乘輕騎案行部陳降者更相語曰蕭王推赤心置人腹中安得不投死乎由是皆服卽皇帝位封功臣皆爲列侯大國四縣餘各有差博士丁恭等議曰古帝王封諸侯不過百里強幹弱枝所以爲治也今封諸將四縣不合法制帝曰古之亡國者皆以無道未嘗聞封

功臣地多而滅亡者也。乃遣謁者，卽授印綬。建武十三年，詔曰：「往年已勅郡國，異味不得有所獻御，今猶未止，非徒有豫養導擇之勞，至乃煩擾道上，疲費過所，其令大官勿復受明勅宣下。若遠方口實，可以薦宗廟，自如舊制。」時兵革旣息，天下少事，文書調役，務從簡寡，至乃十存一焉。

十七年，幸章陵，修園廟，祠舊宅，觀田廬，置酒作樂，賞賜焉。時宗室諸母，因酣悅相與語曰：「文叔少時謹信，與人不欺曲，唯直柔耳。今乃能如此。」帝聞之，大笑曰：「吾治天下，亦欲以柔道行之。」二十一年，鄴善王車師王等十六國遣子入侍，願請都護。帝以中國初定，未遑外事，乃還其侍子，厚加賞賜。

中元二年，帝崩，遺詔曰：「朕無益百姓，皆如孝文皇帝制度，務從約省。初，帝在兵間久，厭武事，且知天下疲耗，思樂息肩，自隴蜀平後，非倣急，未嘗復言軍旅。」皇太子嘗問攻戰之事，帝曰：「昔衛

靈公問陳，孔子不對，此非爾所及也。每旦視朝，日晏乃罷，數引公卿郎將講經論治，夜分乃寐。皇太子見帝勤勞不怠，承間諫曰：「陛下有禹湯之明，而失黃老養生之福，願頤養精神，優遊自寧。」帝曰：「我自樂此，不爲疲也。」雖身濟大業，兢兢如不及，故能明慎政體，總攬權綱，量時度力，舉無過事，退功臣而進文吏，戢弓矢而散馬牛，雖道未方古，斯亦止戈之武焉。

孝明皇帝諱莊，世祖第四子也。永平二年春，宗祀光武皇帝於明堂，禮畢登靈臺，詔曰：「朕以闇陋，奉承大業，親執珪璧，恭祀天地，仰惟先帝受命中興，撥亂反正，以寧天下，封泰山，建明堂，立辟雍，起靈臺，恢弘大道，被之八極，而胤子無成，康之質，羣臣無呂且之謀，盥洗進爵，蹶躅惟慙。其令天下自殊死以下，謀反大逆，皆赦除之。」冬，幸辟雍，初行養老禮，詔曰：「三老李躬，年耆學明，五更桓榮，授朕尚書。」詩曰：「無德不報，其賜榮爵。」關內侯食邑五千戶，三老五更皆以二千石祿。

養終厥身其賜天下三老酒人一石肉四十斤有司其存耆耄恤幼孤惠鰥寡稱朕意焉

六年詔曰先帝詔書禁民上事言聖而聞者章奏頗多浮辭自今若有過稱虛譽尚書皆宜抑而勿省示不爲詔子嗟也

八年日有蝕之詔曰朕以無德奉承大業而下貽民怨上動三光日蝕之變其災尤大永思厥咎在予一人羣司勉修職事極言無諱於是在位者皆上封事各陳得失帝覽章深自引咎乃以所上班示百官詔曰羣寮所言皆朕之過人冤不能理吏黠不能禁而輕用民力繕治室宇出入無節喜怒過差永覽前戒竦然兢懼徒恐薄德久而致怠耳

十二年詔曰昔曾閔奉親竭歡致養仲尼葬子有棺無槨喪貴致哀禮存寧儉今百姓送終之制競爲奢靡生者無擔石而財力盡於墳土伏臘無糟糠而牲牢兼於一奠糜破積世之業以供終朝之費子孫飢寒終命於此豈祖考之意

哉又車服過制恣極耳目田荒不耕浮食者衆有司其申明科禁宜於今者宣下郡國

十八年帝崩遺詔無起寢廟藏主於光烈皇后更衣別室帝遵奉建武制度事無違者後宮之家不得封侯與政館陶公主爲子求郎不許而賜錢千萬謂羣臣曰郎官上應列宿出宰百里有非其人則民受其殃是以難之故吏稱其官民安其業遠近肅服戶口滋殖焉

論曰明帝善刑理法令分明日晏坐朝幽枉必達外內無倖曲之私在上無矜大之色斷獄得情號居前世十二故後之言事者莫不先建武永平之政

孝章皇帝諱炟明帝第五子也少寬容好儒術顯宗器重之建初元年詔曰朕以無德奉承大業夙夜慄慄不敢荒寧而災異仍見與政相應朕旣不明涉道日寡又選舉乖實俗吏傷民官職耗亂刑罰不中可不憂與昔仲弓季氏之家臣子游武城之小宰孔子猶誨以賢才問以得

人明政之小大以人爲本鄉舉里選必累功勞
今刺史守相不明眞僞茂才孝廉歲以百數既
非能顯而當授之政事甚無謂也每尋前世舉
人貢士或起剛畝不繫閭閻敷奏以言則文章
可採明試以功則治有異迹文質斌斌朕甚嘉
之其令太傅三公中二千石二千石郡國守相
舉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之士各一人四年詔
於是下太常將大夫博士議郎郎官及諸生諸
儒會白虎觀講議五經同異帝親稱制臨決焉
七年詔曰車駕行秋稼觀收穫因涉郡界皆精
騎輕行無他輜重不得輒修道橋遠離城郭遣
吏逢迎刺探起居出入前後以爲煩擾也動務
省約但患不能脫粟飄飲耳所過欲令貧弱有
利無違詔書

元和二年詔曰令云民有產子者復勿筭三歲
今諸懷妊者賜胎養穀人三斛復其夫勿筭一
歲著以爲令又詔曰方春生養萬物孳甲宜助
萌陽以育時物其令有司罪非殊死且勿案驗

及吏民條書相告不得聽受冀以息事寧民敬
奉天氣立秋如故夫俗吏矯飾外貌似是而非
揆之人事則悅耳論之陰陽則傷化朕甚饜之
甚苦之安靜之吏惴惴無華日計不足月計有
餘如襄城令劉方吏民同聲謂之不煩雖未有
他異斯亦殆近之矣間勅二千石各尚寬明而
今富紆行賂於下貪吏枉法於上使有罪不論
而無過被刑甚大逆也夫以苛爲察以刻爲明
以輕爲德以重爲威四者或興則下有怨心吾
詔書數下冠蓋接道而吏不加治民或失職其
咎安在勉思舊令稱朕意焉又詔曰律十二月
立春不以報囚月令冬至之後有順陽助生之
文而無鞠獄斷刑之政朕諮訪儒雅稽之典籍
以爲王者生殺宜順時氣其定律無以十一月
十二月報囚

三年春北巡狩勅侍御史司空曰方春所過無
得有所伐殺車可引避引避之騂馬可輟解輟
解之詩云敦彼行葦牛羊勿踐履禮人君伐一

草木不時謂之不孝俗知順人莫知順天其明稱朕意論曰魏文帝稱明帝察察章帝長者章帝素知民厭明帝苛切事從寬厚感陳寵之議除慘獄之科深元元之愛著胎養之令割裂名都崇建周親平搖簡賦而民賴其慶又體之以忠恕文之以禮樂故乃蕃輔尅諧羣后德讓謂之長者不亦宜乎在位十三年郡國所上符瑞合於圖書者數百千所嗚呼懋哉

孝和皇帝諱肇章帝第四子也在位十七年而崩齊民歲增闢土日廣每有災異輒延問公卿極言得失前後符瑞八十一所自稱德薄皆抑而不宣舊南海獻龍眼荔支十里一置五里一候奔騰阻險死者繼路時臨武長汝南唐羌縣接南海乃上書陳狀帝下詔曰遠國珍羞本以奉宗廟苟有傷害豈愛民之本耶其勅太官勿復受獻由是遂省

皇后紀序

夏殷以上后妃之制其文略矣周禮王者立后

舊無時
臨至縣
接十字
補之

三夫人九嬪二十七世婦八十一女御以備內職焉后正位宮闈同體天王夫人坐論婦禮九嬪掌教四德世婦主知喪祭賓客女御序于王之燕寢頒官分務各有典司女史彤管記功書過居有保阿之訓動有環珮之響進賢才以輔佐君子哀窈窕而不淫其色所以能述宣陰化修成內則閨房肅雍險譎不行者也故康王晚朝關雎作諷宣后晏起姜氏請愆及周室東遷禮序凋缺諸侯僭縱軌制無章齊桓有如夫人者六人晉獻升戎女爲元妃終於五子作亂家嗣遘屯爰逮戰國風憲愈薄適情任欲顛倒衣裳以至破國亡身不可勝數斯固輕禮弛防先色後德者也秦并天下多自驕大宮備七國爵列八品漢興因循其號而婦制莫釐高祖帷薄不修孝文社席無辨然而選納尚簡飾玩少華自武元之後世增淫費至乃掖庭三千增級十四妖倖毀政之符外姻亂邦之迹前史載之詳矣及光武中興斷離爲朴六宮稱號唯皇后貴

漢書
卷二十一
字補之

人貴人金印紫綬，俸不過粟數十斛，又置美人、官人采女三等，並無爵秩。歲時賞賜充給而已。明帝聿遵先旨，宮教頗修，登建嬪后，必先令德。內無出闕之言，權無私溺之授，可謂矯其弊矣。雖御已有度，而防閑未篤，故孝章以下，漸用色授。恩隆好合，遂忘淄蠱。自古雖主幼時艱，王家多豐，必委成家宰，簡求忠賢，未有專任婦人，斷割重器。唯秦辛太后始攝政事，故穰侯權重於昭王家，富於嬴國。漢仍其謬，知患莫改。東京皇統屢絕，權歸女主。外立者四帝，臨朝者六后，莫不定策帷帟，委事父兄，貪孩童以久其政，抑明賢以專其威。任重道悠，利深禍速，身犯霧露於雲臺之上，家嬰縲紲於囹圄之下，湮滅連踵，傾軛繼路，而赴蹈不息，焦爛為期。終於陵夷大運，淪亡神寶。詩書所歎，略同一揆。故考列行跡，以為皇后本紀云。

明德馬皇后，伏波將軍援之小女也。永平三年，立為皇后。既正位宮闈，愈自謙肅，能誦易經，好

舊所
字無每
於至政
事十一
字皆補
之

讀春秋楚辭，尤善周官，常衣大練，裙不加緣。諸姬主朝請，望見后袍衣疎麤，反以為綺縠，就視乃笑。后辭曰：「此繒特宜染色，故用之耳。」六宮莫不歎息。時楚獄連年不斷，囚相證引，坐繫者甚衆。后慮其多濫，乘間言及惻然，帝感之，多有所降宥。每於侍執之際，輒言及政事，多所毘補。而未嘗以家私干欲寵敬。日隆，始終無衰，自撰顯宗起居注，削去兄防參贊藥事。帝請曰：「黃門舅旦夕供養，且一年，既無褒異，又不錄勤勞，無乃過乎？」太后曰：「吾不欲令後世聞先帝數親後宮之家，故不著也。」帝欲封爵諸舅，太后不聽。明年夏大旱，言事者以為不封外戚之故。有司因此上奏，宜依舊典。太后詔曰：「凡言事者，皆欲媚朕以要福耳。昔王氏五侯同日俱封，其時黃霧四塞，不聞澍雨之應。又田蚡竇嬰寵貴橫恣，傾覆之禍，為世所傳。故先帝防慎舅氏，不令在樞機之位。諸子之封，裁令半楚淮陽諸國，常謂我子不當與先帝子等。今有司奈何欲以馬氏比陰。」

氏乎、吾爲天下母、而身服大練、食不求甘、左右但著皂布、無香薰之飾者、欲身率下也、以爲外親見之、當傷心自勅、但笑言太后素好儉、前過濯龍門上、見外家問起居者、車如流水、馬如游龍、蒼頭衣綠襪、領袖正白、顧視御者、不及遠矣、故不加譴怒、但絕服用而已、冀以默愧其心、而猶懈怠、無憂國忘家之慮、知臣莫若君、況親屬乎、吾豈可上負先帝之旨、下虧先人之德、重襲西京敗亡之禍哉、固不許、帝省詔悲歎、復重請曰、漢興舅氏之封侯、猶皇子之爲王也、太后誠存謙虛、奈何令臣獨不得加恩三舅乎、且衛尉羊尊、兩校尉有大病、如令不諱、使臣長抱刻骨之恨、宜及吉時、不可替留、太后報曰、吾反覆念之、思令兩善、豈徒欲獲謙讓之名、而使帝受不外施之嫌哉、昔竇太后欲封王皇后之兄丞相條侯言、受高祖約、無軍功、非劉氏不侯、今馬氏無功於國、豈得與陰郭中興之后等耶、常觀富貴之家、祿位重疊、猶再實之木、其根必傷、且人

所以願封侯者、欲上奉祭祀、下求溫飽耳、今祭祀則受四方之珍、衣食則蒙御府之餘資、斯豈不足、而必當得一縣乎、吾計之熟矣、勿有疑也、夫至孝之行、安親爲上、今數遭變異、穀價數倍、憂惶晝夜、不安坐臥、而欲先營外封、違慈母之拳拳乎、吾素剛急、有胷中氣、不可不順也、若陰陽調和、邊境清靜、然後行子之志、吾但當含飴弄孫、不能復關政矣、其外親有謙素義行者、輒假借溫言、賞以財位、如有纖介、則先見嚴恪之色、然後加譴、其美車服、不軌法度者、優絕屬籍、遣歸田里、廣平鉅鹿樂成王、車騎朴素、無金銀之飾、太后卽賜錢各五百萬、於是內外從化、被服如一、諸家惶恐、倍於永平世、乃置織室、蠶於濯龍中、數往觀視、以爲娛樂、常與帝旦夕言道政事、及教授諸小王、論議經書、述叙平生、雍和終日、天下豐稔、方垂無事、帝遂封三舅、廖防光爲列侯、並辭讓、願就關內侯、太后聞之曰、聖人設教、各有其方、知人情性莫能齊也、吾日夜惕

厲思自降損居不求安食不念飽冀乘此道不負先帝所以化導兄弟共同斯志欲令瞋目之日無所復恨何意老志復不從哉廖等不得已受封爵而退位歸第焉

和熹鄧皇后諱綏太傅禹之孫也選入宮爲貴人恭肅小心動有法度帝深嘉愛焉及后有疾特令后母兄弟入親醫藥不限以日數后言於帝曰宮禁至重而使外舍久在內省上令陛下有幸私之譏下使賤妾獲不知足之謗上下交損誠不願也帝曰人皆以數入爲榮貴人反以爲憂深自抑損誠難及也每有讌會諸姬貴人競自修整簪珥光彩袿裳鮮明而后獨省素裝服無飾陰后以巫蠱事廢立爲皇后是時方國貢獻競求珍麗之物自后卽位悉令禁絕歲時但供紙墨而已

列傳

馮異字公孫潁川人也建武三年爲征西大將軍大破赤眉屯兵上林苑威行關中六年朝京

蓋兼特
地尉三
字補之

師帝謂公卿曰是我起兵時主簿也爲吾披荊棘定關中旣罷使中黃門賜以珍寶衣服錢帛詔曰倉卒蕪蕪亭豆粥呼沱河麥飯厚意久不報異誓首謝曰臣聞管仲謂桓公曰願君無忘射鉤臣無忘檻車齊國賴之臣今亦願國家無忘河北之難小臣不敢忘巾車之恩

岑彭字君然南陽人也拜廷尉行大將軍事與大司馬吳漢等圍洛陽數月朱鮪等堅守不肯下帝以彭嘗爲鮪校尉令往說之鮪曰大司徒被害時鮪與其謀又諫更始無遣蕭王北伐誠自知罪深彭還具言於帝帝曰夫建大事者不忌小怨鮪今若降官爵可保況誅罰乎河水在此吾不食言彭復往告鮪鮪乃面縛與彭俱詣河陽帝卽解其縛拜鮪爲平狄將軍封扶溝侯建武八年彭與吳漢圍隗囂於西城公孫述將李育守上邦蓋延耿种圍之勅彭曰兩城若下便可將兵南擊蜀虜人苦不知足旣平隴復望蜀每一發兵頭顱爲白

臧宮字君翁，潁川人也。匈奴飢疫，自相分爭，帝以問宮。宮曰：「願得五千騎以立功。」帝笑曰：「常勝之家，難與慮敵。」吾方自思之。建武二十七年，宮與楊虛侯馬武上書曰：「匈奴人畜疫死，旱蝗赤地，疫困之力，不當中國一郡。萬里死命，懸在陛下，福不再來。時或易失，豈宜固守文德，而墮武事乎？」詔報曰：「黃石公記曰：『柔能制剛，弱能制強。柔者德也，剛者賊也。弱者仁之助也，强者怨之歸也。』舍近謀遠者，勞而無功；舍遠謀近者，逸而有終。逸政多忠臣，勞政多亂民。故曰：『務廣地者荒，務廣德者強。』有其有者安，貪人有者殘。殘滅之政，雖成必敗。今國無善政，災變不息，百姓驚惶，人不自保，而復欲遠事邊外乎？」孔子曰：「吾恐季孫之憂，不在顓臾。」且傳聞之事，恒多失實。苟非其時，不如息民。自是諸將莫敢復言兵事者。祭遵字弟孫，潁川人也。從征河北，爲軍市令。世祖舍中兒犯法，遵格殺之。世祖怒，命收遵。時主簿陳副諫曰：「明公常欲衆軍整齊，今遵奉法不

避，是教令行也。世祖乃貰之，以爲刺奸將軍。謂諸將曰：「當備祭遵。」吾舍中兒犯令，尚殺之，必不私諸卿也。河北平，拜征虜將軍，遵爲人廉約，小心，克已奉公，賞賜輒盡與士卒，家無私財。身衣韋袴布被，夫人裳不加緣。帝以是重焉。及卒，愍悼之尤甚。遵喪至河南縣，詔遣百官先會喪所，車駕素服臨之。望哭哀慟，還幸城門，過其車騎，涕泣不能已。喪禮成，復親祠以太牢。如宣帝臨霍光故事。至葬，車駕復臨，贈以將軍侯印綬。朱輪容車，介士軍陳送葬。謚曰成侯。既葬，車駕復臨其墳，存見夫人室家。其後朝會，帝每歎曰：「安得憂國奉公之臣，如祭征虜者乎？」遵之見思若此。

馬武字子張，南陽人也。封爲揚虛侯，爲人嗜酒，闊達敢言。時醉在御前，面折同列，言其短長，無所避忌。帝故縱之，以爲笑樂。帝雖制御功臣，而每能迴容，宥其小失。遠方貢珍甘，必先遍列侯而大官無餘。有功輒增邑賞，不任以吏職。故皆

保其福祿終無誅譴者。

論曰光武中興二十八將前世以爲上應二十八宿未之詳然咸能感會風雲奮其智勇稱爲佐命亦各志能之士也議者多非光武不以功臣任職至使英姿茂績委而勿用然原夫深圖遠筭固將有以焉爾若乃王道旣衰降及霸德猶能授受惟庸勳賢兼序如管隰之迭升桓世先趙之同列文朝可謂兼通矣降自秦漢世資戰力至於翼扶王運皆武人屈起亦有營繕屠狗輕猾之徒或崇以連城之賞或任以阿衡之地故勢疑則隙生力侔則亂起蕭樊且猶縲紲信越終見菹戮不其然乎自茲以降迄于孝武宰輔五世莫非公侯遂使捐紳道塞賢能蔽雍朝有世及之私下多抱關之怨其懷道無聞委身草莽者亦何可勝言哉故光武鑒前事之違存矯枉之志雖寇鄧之高勳耿賈之洪烈分土不過大縣數四所加特進朝請而已觀其治平臨政課職責咎將所謂導之以法齊之以刑者

舊以
字補之

乎若格之功臣其傷已甚何者直繩則虧喪恩舊撓情則違廢禁典選德則功不必厚舉勞則人或未賢參任則羣心難塞並列則其弊未遠不得不校其勝否卽以事相權故高秩厚禮允答元功峻文深惠責成吏職建武之世侯者百餘若夫數公者則與參國議分均休咎其餘並優以寬科完其封祿莫不終以功名延慶于後昔留侯以爲高祖悉用蕭曹故人而郭伋亦議南陽多穎鄭興又戒功臣專任夫崇恩偏授易啓私溺之失至公均被必廣招賢之路意者不其然乎永平中顯宗追感前世功臣乃圖畫二十八將於南宮雲臺其外又有王常李通竇融卓茂合三十二人故依其本第係之篇末以志功臣之次云爾

太傅高密侯鄧禹

中山太守全椒侯馬成

大司馬廣平侯吳漢

河南尹阜成侯王梁

左將軍膠東侯賈復、

琅耶太守祝阿侯陳俊、

建威大將軍好時侯耿种、

驃騎大將軍參遽侯杜茂、

執金吾雍奴侯寇恂、

積弩將軍昆陽侯傅俊、

征南大將軍舞陽侯岑彭、

左曹合肥侯堅鐔、

征西大將軍陽夏侯馮異、

上谷太守淮陽侯王霸、

建義大將軍鬲侯朱祐、

信都太守阿陵侯任光、

征虜將軍潁陽侯祭遵、

豫章太守中水侯李忠、

驃騎大將軍櫟陽侯景丹、

右將軍槐里侯萬修、

虎牙大將軍安平侯蓋延、

大常靈壽侯邳彤、

衛尉安成侯鮑期、

驍騎將軍昌成侯劉植、

東郡太守東光侯耿种、

橫野大將軍山桑侯王常、

城門校尉朗陵侯臧宮、

大司空固始侯李通、

捕虜將軍楊虛侯馬武、

大司空安豐侯竇融、

驃騎將軍慎侯劉隆、

大傅宣德侯卓茂、

馬援字文淵扶風人也建武九年拜爲太中大夫十七年交趾女子徵側及女弟徵貳反攻沒其郡九真日南合浦蠻夷皆應之寇略嶺外六十餘城側自立爲王於是拜援伏波將軍督樓船將軍段志等南擊交趾斬徵側徵貳傳首洛陽封援爲新息侯援嘗有疾梁松來候之獨拜牀下援不答松去後諸子問曰梁伯孫帝塔貴重朝廷公卿已下莫不憚之大人奈何獨不爲

尚書
向改之

禮、援曰：我松父友也，雖貴何得失其序乎？松由是恨之。二十四年，武威將軍劉尚擊武陵五谿蠻夷，軍沒，援因復請行，遂遣援率中郎將馬武、耿舒等征五谿。援夜與送者訣，謂友人謂者杜愔曰：吾受厚恩，年迫餘日，常恐不得死國事，今獲所願，甘心瞑目，但畏長者家兒，或在左右，或與從事，殊難得調，獨惡是耳。初，軍次下雋，有兩道可入，從壺頭則路近而水峻，從充道則塗夷而運遠。帝初以爲疑，及軍至，耿舒欲從充道，援以爲弄日費糧，不如進壺頭，搃其喉咽。充賊自破，以事上之。帝從援策，進營壺頭。賊乘高守隘，水疾，船不得上，會暑甚，士卒多疫死，援亦中病，遂困。乃穿岸爲室，以避炎氣。賊每升險鼓譟，援輒曳足以觀之。左右哀其壯意，莫不爲之流涕。耿舒與兄好，時候，弇書曰：前舒上言，當先擊充，糧雖難運，而兵馬得用，軍人數萬，爭欲先奮。今壺頭竟不得進，大衆怫鬱行死，誠可痛惜。弇得書奏之，帝乃使虎賁中郎將梁松乘驛責問

援，因代監軍。會援病卒，松宿懷不平，遂因事陷之。帝大怒，追收援新息侯印綬。初，援在交趾，常餌薏苡實，用能輕身省欲，以勝瘴氣。南方薏苡實大，援欲以爲種，軍還載之一車。時人以爲南土珍怪，權貴皆望之。援時方有寵，故莫以聞。及卒後，有上書譖之者，以爲前所載還，皆明珠文犀。馬武於陵侯侯昱等皆以章言其狀，帝益怒。援妻孥惶懼，不敢以喪還舊塋，裁買城西數畝地，槨葬而已。賓客故人莫敢弔會。援兄子嚴與援妻子草索相連，詣闕請罪。帝乃出松書以示之，方知所坐。上書訴冤，前後六上，辭甚哀切。然後得葬。又前雲陽令同郡朱勃詣闕上書曰：臣聞王德聖政，不忘人之功，採其一美，不求備於衆。故高祖赦蒯通，而以王禮葬田橫。大臣曠然，咸不自疑。夫大將在外，讒言在內，微過輒記，大功不計，誠爲國之所慎也。故章邯畏口而奔楚，燕將據聊而不下，豈其甘心末規哉？悼巧言之傷類也。竊見故伏波將軍馬援，拔自西州，欽慕

聖義間關險難、觸冒萬死、孤立羣貴之間、傍無一言之佐、馳深淵入虎口、豈顧計哉、寧自知當要七郡之使、徼封侯之福耶、八年車駕西討隗、鄴國計狐疑、衆營未集、援建宜進之策、卒破西、朔、及吳漢下隴、冀路斷隔、唯獨狄道爲國堅守、士民飢困、寄命漏刻、援奉詔西使、鎮慰邊衆、乃招集豪傑、曉誘羗戎、謀如涌泉、勢如轉規、遂救倒懸之急、存幾亡之城、兵全師進、因糧敵人、隴冀略平、而獨守空郡、兵動有功、師進輒克、誅鋤先零、緣入山谷、猛怒力戰、飛矢貫脛、又出征交趾、土多瘴氣、援與妻子生訣、無悔吝之心、遂斬滅徵側、寇平一州、間復南討、立陷臨鄉、師已有業、未竟而死、吏士雖疫、援不獨存、夫戰或以久而立功、或以速而致敗、深入未必爲得、不進未必爲非、人情豈樂久屯絕地、不生歸哉、惟援得事朝廷、二十二年、北出塞漠、南渡江海、觸冒害氣、僵死軍事、名滅爵絕、國土不傳、海內不知其過、衆庶未聞其毀、卒遇三夫之言、橫被誣罔之

譏、家屬杜門、葬不歸墓、怨隙並興、宗親怖慄、死者不能自列、生者莫爲之訟、臣竊傷之、夫明主釀於用賞、約於用刑、高祖嘗與陳平金四萬斤、以間楚軍、不問出入所爲、豈復疑以錢穀間哉、夫操孔父之忠、不能自免於讒、此鄒陽之所悲也、惟陛下留思豎儒之言、無使功臣懷恨黃泉、臣聞春秋之義、罪以功除、聖王之祀、臣有五義、若援所謂以死勤事者也、願下公卿、平援功罪、宜絕宜續、以厭海內之望、臣年已六十、常伏田里、竊感欒布哭彭越之義、冒陳悲憤、戰慄闕庭、書奏、報歸田里、

子廖字敬平、少以父任爲郎、肅宗甚尊重之、時皇太后躬履節儉、事從簡約、廖慮美業難終、上疏長樂宮、以勸成德政、曰、臣案前世詔令、以百姓不足、起於世尚奢靡、故元帝罷服官、成帝御浣衣、哀帝去樂府、然而侈費不息、至於衰亂者、百姓從行不從言也、夫改政移風、必有其本、傳曰、吳王好劍客、百姓多瘢瘡、楚王好細腰、宮中